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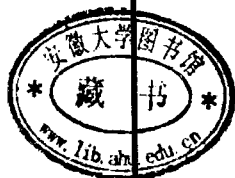
唐詩評三種

〔清〕黃生等撰 何慶善點校

〔清〕黄 生等撰 何庆善点校

唐诗评三种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杨应芹

装帧设计·班 古

责任校对·何 苗

安徽古籍丛书(第二十二辑)

唐诗评三种

[清]黄 生等 撰 何庆善 点校 贾文昭 审订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编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照排 中国技术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5 字数:560,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 7-80535-974-1/I·167

定价:46.00 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丁继哲 王惠鹏 杜维佑 李广涛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坦 胡云龙

主任 侯永 崔剑晓 傅大章 潘锸鐸

副主任 魏心一 陈基余 赵应铎 陶有法 鹿世金

委员 刘景龙 吴孟复 金隆德 祖保泉 贾文昭 黎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崔剑晓

副理事长 丁继哲 杜维佑 胡坦 潘锸鐸

秘书长 朱扬 汪慎琳

常务理事 马素英 卞兆龙 田照临 朱邦福 孙伯耀 吴存心 吴孝雨 汪石满 张其果

张振明 季昌清 郑英保 郑贤明 钮涟 钱进 陶显斌 潘培咸 穆建科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王子野 吴小如 吴作人 周一良 周绍良 金克木 宛敏灏 胡道静 殷焕先

常任侯 蒋元卿 舒芜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刘永年 祖保泉 施培毅 贾文昭

委员 朱一清 朱世力 任弘毅 刘学锴 孙文光 纪键生 杨应芹 汪福润 沙宗复

夏秀流 徐凌云 诸伟奇 梁垣祥 傅玉璋

按姓氏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五四”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成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前言

《唐诗评三种》包括清黄生《唐诗评》和清吴修坞、吴智临的《唐诗续评》和《唐诗增评》。

《唐诗评》原名《唐诗摘抄》，是一部评品唐诗的文学鉴赏和研究专著。因其重点不在「抄」而在评，故正其名。本书与作者的另一本专著《杜诗说》，堪称「姊妹篇」。

《唐诗评》自清初一问世，就受到诗坛的重视和好评，纷纷称赞作者说诗「思精旨切」，「能发前人所未发」，将「诗家三昧，和盘托出」，人们争相奉此书为学习唐诗的范本，尊之谓「匠氏之绳墨，乐师之音谱」（以上引语见书前各家序言）。可见本书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好书。

《唐诗评》作者黄生（一六二二——一六九六？），原名瑄，又名起溟，字孟扶，号白山，皖南歙县人。明诸生，入清后，一直隐居治学。黄生多才多艺，小学方面造诣甚深，其《字诂》、《义府》二书，列入《四库》，论者谓此书不在方以智《通雅》之下。他工书画，善诗赋，有《一木堂诗稿》十二卷，《一木堂文稿》十八卷。他又致力于诗歌鉴赏和理论研究，除《唐诗评》、《杜诗说》外，尚有《手写并评选同时人近体诗》、《载酒园诗话评》以及总结诗歌创作经验的理论专著《诗麈》等书多种。这些撰著，皆有的放矢，有所为而作。据作者在序中介绍，《唐诗评》一书，乃是应学诗友人的请求而撰写的，其宗旨是通过对名篇佳作的选评，探讨怎样学习唐诗。因此这部书带有教材的性质。在选和评两方面，作者都遵循「务约、务精、务简

易」的原则，力求突出重点，简约精当，举一反三，深入浅出。

先看黄生在选诗方面是怎样精心设计的。

黄生一向认为，「诗有古今诸体，初学未能遍攻，当先自近体始」，因为近体格律诗「有规律可循，有门径可指」（见《诗麈》），他还认为，「近体必法唐人」，因唐人「穷工极巧，全在近体」，「篇什之富，才调之工，远过古诗」（见本书序）。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专选唐代近体诗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四种。其所选篇目，中晚唐比初盛唐为多。这是因为，近体格律诗是经过唐代数百年间无数诗人的创作实践，其体式才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且越到后来越完备，韵律愈细，取作范本，更有绳墨可寻，更便于仿效学习。

本书选诗，还特别注意体现唐诗题材、风格和表现方法的灵活多样，让读者广开眼界，广为吸收。在本书所选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的五百多篇作品中，内容题材非常广泛，写人，记事，描景，状物，在在齐全，从反映有关兴亡的国家大事，到描写一山一水，一颦一笑，皆巨细不捐，择优选入。从风格看，初唐的质朴，盛唐的豪迈，中晚唐的娟秀与细腻，以及各人的不同诗风，从选诗中都具体地反映出来。选诗中还重点突出诗人的各自写作特长，如对王维，重点选其描写自然田园的诗，对李益，则重点选其边塞诗，对王建，又重点选其宫词。至于李、杜两大家，杜甫侧重选其律诗，李白则侧重选其绝句。这都是各取其长。选诗中，不仅注意到题材不同表现方法有别的篇章，还有意选出同一题材写法各异的篇章，让读者便于比较。例如，书中选了李白两首闻笛诗，一是《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是《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批云：「二首闻笛思乡意同，但前首倒，后首顺，前首含，后首

露，前首格高，后首调婉。并录之，可以观其变矣。」又如，同是写送别，在选入王维名篇《送元二使安西》（即《渭城曲》）之后，又选入贾至《送李侍御赴常州》：「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批云：「此自送别佳作，然不免见压于《渭城》，要是风神韵度有逊耳。」从选诗的对比中，让读者悟出艺术手法的多种多样和艺术境界的高低不同。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生选诗，既重视传统名篇，又独具慧眼，从大量的非名篇中，寻金拾玉，选出精粹篇章。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旧选本多忽略失选，黄生激赏此诗「无限深情，俱藏裹于数虚字之内。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选后感叹云：「杜有此七言绝，而选者多忽之，信识真者之少也！」又如，书法家张旭仅存诗六首，本书就选入《桃花溪》、《春草》、《山中留客》七绝三首，批云：「长史不以诗名，然三绝恰雅秀润，盛唐高手无以过也。」在清初诗坛，不少人言必称盛唐，而忽视或贬低中晚唐。黄生无此偏见，他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评选。他钦佩许浑「晚唐能具盛唐笔意」（见《送客南归有怀》评语），选其诗二十多首，他赞扬马戴诗「幽澹雅润」，「若在盛唐，几与右丞争席」（见《春日寻卢川王处士》），又评张乔五律《寄处士梁烛》，谓与李白《赠杨征君》笔意相似，且「句法较胜」，「语脉尤厚」，并感慨说：「耳食之徒，便谓晚唐无有过于盛唐者，总是眼缝未开故也。」又赞扬赵嘏七律《送僧归庐山》「字字用意，句句有法，精警秀密」，并情难自禁地说：「诗至此，亦可以无恨矣！急拈出以示学晚唐者，急拈出以示不屑学晚唐者。」选家能不囿于世俗成见，自出心裁，从大量作品中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选出佳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再看黄生是怎样评诗的。

评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作者最下功夫之处。总的看来，黄生评诗，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审视具体篇章，指出其价值所在，使读者即木见林，由小见大。黄生认为，评赏作品，站的角度高，观察理解才能透彻。他拿看画作比：「看画之法，当置身空中，以目下视，然后峰峦之层叠，川谷之逶迤，咫尺可穷百里，若就平地观之，第能见一层耳。」（见《诗麈》）黄生评诗，正是「置身空中，以目下视」。他常从文学发展史角度审视作品。例如，评丁仙芝《江南曲》「长干斜路北，近浦是儿家。有意来相访，明朝出浣纱」，「情真语直，痛快淋漓」，还指出本诗「乃郑卫遗音，前接国风，后为山歌《桂枝》之祖」。评王维《奉和圣制春望之作》：「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评刘长卿五律《松江独宿》（名句有「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调轻而语细」，进一步指出此篇乃「变盛唐为中唐之始」。评晚唐孟贯五律《寄山中高逸人》「冷隽幽润」，又引申议论云：「晚唐人骨格本不高，若再行枯索之笔，便入打油，不复成诗矣。」因而此篇「当亟赏」。读者从以上这些评语中，不仅领会本篇旨趣，还进一步了解到某一时代的诗风和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黄生还善于从一些具体篇章的创作实践中，总结概括出一般性的创作规律。王昌龄《从军行》：「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关山。」黄山对后二句特别欣赏，评曰：「守边贵得良将……千古守边大议论，借征夫口中说出。」并就此进一步总结说：「中晚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而未尝不佳，何以故？风度胜故，气味胜故。」这是说，诗中议论不可抽象地说理，而应蕴藏「风度」和「气味」，也就是说，应当富有「理趣」，而不应堕入「理障」。这就对诗中议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看法，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又评王昌龄《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

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语脉深曲」，尤赞「斜抱云和（琴瑟）四字，「句为之实，笔为之润，意为之厚」，还就此进一步总结说：「琢句欲实不欲虚，用笔欲润不欲枯，蓄意欲厚不欲薄……凡诗皆宜如此，在七言为尤要耳。」又如，评杜甫《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已收滴博云间戍，又得蓬婆雪外城」二句：「滴博戍，蓬婆城，用番中地名衬贴，无奈字面生拗，插入「云间」、「雪外」四字，便增几许雅韵。」由此又进一步探讨诗中如何用地名：「诗中用地名不可率意。杜又有《观全蜀地图》诗「雪岭星桥外，松州剑阁东」，两川地名无限，何独指此四处？要是取其字面雅秀耳，此后人所当知也。」评者由此而及彼，读者自可闻一而知十。

黄生还常常把评论古诗和批评今人写作中的流弊联系起来，对比分析，起到了以古疗今的作用。如评沈佺期七律《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前六句，俱写怀京洛之意，而结处则为期望之词，所以慰其怀也。」接着说：「古人和诗，必答其意……今人只知和韵，而不知和意，务搜隐语僻事，为广押韵之助，彼此唯以斗韵相矜，于诗不复问矣。」又评常建名篇《三日寻李九庄》：「以景传情，只写景，不发言。一发意，诗景便狭故也。」接着指出：「近人诗，苦于意多而景少，笔下安得深远？」又评李白《赠汪伦》：「直将主客姓名入诗，老甚，亦见古人尚质，得以坦衷直笔为诗。」接着深有感慨地说：「若今人，左顾右忌，畏首畏尾，其诗安得进步古人耶？」又评韩翃《寄徐州郑使君》云：「叙人作郡事，本易入俗，此君手偏韵偏雅，亦见唐时士大夫趣致洒落。」接着与今人对比：「今人致诗郡伯，不颂其德政，便以为轻己矣。」最后喟然叹曰：「世道不古，安望诗道之古乎！」从以上评语可看出，作者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时代高度评论作品的，故能上下贯通，由此及彼，思深旨切，发人深省。

二、能深入地揣摩诗心，领会诗旨，把握诗人用笔的来龙去脉，因而分析见骨。对诗歌的品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属于艺术的再创造，品赏者必须设身处地「进入角色」，沉入诗人所描写的艺术境界中去，反复体味，才能探幽发微，如数家珍。黄生正是如此。他评杜甫《野老》是一首「漫兴之作」，揣摩老杜写作经过是：「偶因独立柴门，见江岸渔人网，估客舟，以及片云、画阁，即所见所闻以寓意，盖伤盗贼未宁，羁客久留，又经一秋也。诗成乃拈二字为题……细想此一诗，非「野老」二字，亦无可为题。此正如画家落款，有一定天然位置，毫忽不差，未易为浅人道也。」又如评张谓《同王征君湘中有怀》，极赏「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起句浑峭，「因为头开得好，以后但一直扫去，一气呵成。他揣摩本诗开头诗人颇费心血：「比如欧阳永叔作《醉翁亭记》，起语凡数易，终不惬意，忽得「环滁皆山也」五字，便振笔疾书，一挥而就，想作者亦当尔尔。」

诗人构思的程序，往往是从章句段落安排中体现出来。故黄生评诗，特别注重从理清结构层次入手，推敲诗人构思原委。如评张继名篇《枫桥夜泊》乃用倒叙：「此已晓而追写昨夜之况也，故首句从晓景写起，次句即打转昨夜，先是枫火静中打搅，再是寺钟闹中打搅，一夜打搅，天将明矣，起视之，月落乌啼霜满天矣。不识章法之倒叙，此诗终于浑沌。」这是指如不作倒叙而作顺叙看，则「月落乌啼」破晓之景与结尾「夜半」相矛盾。这样理解颇具新意，也更符合诗人运笔初衷。对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一诗构思的分析，尤其入木三分。诗去：

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天远，白帝城边古木疏。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

析云：

滴宦未免不乐，慰藉之语，自不可少。此诗先作问语，代写其意，极得开谈妙法。盖彼方不乐，我遽以「圣代雨露」之说告之，彼正有许多滴居远道，风景不佳，音信难达说话，未曾发泄，闻我之言，是愈加不乐也。此妙在将彼意中之语，先自代为剖明，言外云：「非但尔不乐，即我言之亦代尔不乐。」然后徐徐慰之，云「虽如此说，然圣代即今多雨露，我知分手不过暂时，万勿以滴居为意。」迁客闻之，有不欣然就道者哉？此虽律诗八句，其实是一席老练人情世故说话也。

这段分析，将诗人下笔时的苦心安排，剖析得一清二楚，令人仿佛感触到诗人脉搏的跳动，更觉本诗构思运笔之巧。

为了更透彻地揣摩诗心，品赏诗味，黄生有时还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来理解诗中描写。如许浑《游钱塘李隐居西斋》一诗有这样描写：「林间扫石安棋局，岩下分泉递酒杯。」后一句所写，一般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黄生解释说：「谓以酒杯承泉眼，俟其滴满，则递泻他器。」并说：「予尝亲为此事，故知此句之工。」这样评诗，仿佛是在导游，引导读者饱览诗苑无限风光，领略诗人笔下的奇情异趣。

要把握诗人的构思之巧，运笔之趣，关键还在于评论者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熟悉和涵泳默会。黄生评诗，一贯坚持孟轲所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深入了解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生活起居、性情襟抱乃至写作动机，与诗人神交默契，心心相应。例如他评杜诗，仔细了解老杜，做到「恍若与杜公周旋于花溪草阁之间，亲陪其杖履，熟闻其警歎」（见《杜诗说》）。这正是他能揣摩诗心，领会诗旨，

分析见骨的根本原因。

三、在文字表现技巧方面，反复推敲，深入研究，引导读者分辨艺术上的高下得失。黄生评诗，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和诗人的人格修养，认为「诗以言志」，诗人「立品必高于流俗」，其诗才能高于流俗，但他同时认为，「主之者心也」，而「运之者手也」，思想内容要靠文字技巧来表现，在行文中必须有「生动之致」，方可传「渊永之味」（以上引文见《诗麈》）。因此他从多方面研究总结「极尽变化」的唐诗艺术技巧，以展现唐诗的高度艺术成就。

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比是黄生评诗常用的一种方法。他有时从横向方面，列举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做比较。例如，同是写送别，韩愈有句：「况与故人别，那堪羈宦愁。」灵一则云：「官柳乡愁乱，春山客路遥。」同是写思乡，贯休有句：「故园在何处，多年未得归。」司马札则云：「芳草失归路，故乡空暮云。」以上二例，皆前者直率，后者婉润，两相对比，后者更为含蓄有味。故黄生提示云：「句法最忌直率，直则浅，率则露。」婉润二字，为近体之要诀。「他有时又列举意同而措辞不同或字面相似而含义不同的诗例作比较，以见唐诗艺术手法的诸多变化。前者如，同是写洞庭湖凭吊湘娥，贾至云：「白云明月吊湘娥。」李白则用两句：「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评云：「贾句「白云」、「明月」四字硬装，法妙，李用十四字，语爽。」各有千秋。又如，同是写久别重逢，李益云：「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项斯则云：「别来何限事，相见却无言。」一个叙说不休，一个相对无言，但感情都很真切，黄生评云：「二者相反，情事皆极逼真。」字面相似含义不同的，如韩翃写归乡之乐有句云：「风吹山带遥知雨，露湿荷裳已报秋。」李嘉祐写久守穷郡之愁亦有类似句云：「山当脾睨常多雨，地近潇湘畏及秋。」黄生列以比较云：「此句

法相似，但彼乐此愁，兴象便迥然不同。」他赞叹：「唐人下笔，信有化工也！」

黄生有时又从纵的方面作比较，以见唐代诗人怎样创造性地继承前贤，以见诗史上承传变革之轨迹。例如他指出，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香」句，乃兼取梁武帝「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河中之水歌》二语，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句，乃化用南朝宋鲍照「清如玉壶冰」《代白头吟》一语，张潮《江南行》「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句，乃取意于南朝梁沈约「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别范安成》二句，等等。黄生赞扬唐人诗句，比古人更「简练」，更「含蓄」，更「巧妙」，皆能「化用」古人，「后来居上」。

黄生评诗，还常拿绘画、古文作比较。如评李颀《送振武将军》描写射雁的诗句「霜鸿攒箭看」云：「昔人画射猎图，但作弯弓引满之状，评者谓，相其神力，直有应弦而倒之势。此论画三昧也。今「霜鸿攒箭看」亦是写命中神理。」又评王维描写岐王九成宫避暑「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林下水声喧笑语，崖间树色隐房栊」云：「前二句想其层楼杰阁，迥出于云霄之表，后二句想其曲房幽室，掩映于水榭之中。右丞诗中有画，如此一诗，更不啻李将军仙山楼阁也。且「衣上」、「镜中」、「喧笑」，更画出景中人来。」又评杜甫《南邻》云：「浅深繁简之间，便是一篇极有章法之古文。」又评张籍《寄李渤》云：「二、二实说，三、四虚说，一、二零星说，三、四圆图说；皆从古文得来法。」这样评诗，便使读者扩大了眼界，认识到，艺术的品类虽不同，但表现技法往往相通，可以互相借鉴，相辅相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生对唐诗不同版本出现的异文异字，认真加以比较和考定。唐诗由于相隔时远，在传抄或镌刻中难免有讹误，有的诗文经后人妄改。因此同一首诗版本，出处不同，往往有的字句相

异，而一字之差，又往往会影响到诗意的深浅和诗境的优劣。黄生广搜诸本，比照推敲，辨明真伪，择善而从。下面举几个例子：

沈佺期《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行乐光晖寒食倍」，倍，俗本作「借」。黄辨之曰：「唐人已，寒食并出游宴乐，今二节并日，故曰「光晖倍」。若作「借」，则似寒食无行乐之事，特借上已之光晖者。用字不甚相远，而意则迥别。」

李欣《送魏万之京》「关城树色催寒近」，树色，他本作「曙色」。黄辨：「曙字，《律选》作「树」，今从之。唯树色将凋，故曰「催寒」，若「曙」字，不但与首句「朝」字犯重，意亦费解。」

刘长卿《别严士元》「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江南万里程」，程，他本作「情」。黄辨：「「程」实「情」虚，对上「影」字，宜实不宜虚也。」

张籍《蓟北旅思》「失意还独语，多愁自不知」，自不知，他本作「只自知」。黄辨：「有时独语却不自知，极尽失意人蹙顿之状。后人不得其解，辄取改易，谬甚！」

曹松《南海旅次》：「心似百花闲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闲，他本作「开」。黄辨：「花当春而思发，人当春而思归，故心之不闲，与花无异者也。「闲」字作「开」，误。」

从上举例数例可看出，黄生评诗，不仅态度严肃，一丝不苟，而且学富才赡，识见过人，故能明辨真伪高下。

对于各种唐诗评注本，黄生也取审慎态度加以甄别，取其精华，而对于一些误解谬说，则一一加以批驳辨正。例如，王昌龄《送李浦之京》「小弟邻庄尚渔猎，一封书寄数行啼」二句，《三体唐诗》注谓「寄书

于弟」，且赞此诗「孝友言外」。黄辨之曰：「小弟」，王自称，因家中无人，故以书转寄邻庄之渔猎者。」他还举王季友「小弟丹青能尔为」旁证唐人自称「小弟」，批评《三体唐诗》评注者望文生义，「皆目听耳食者也」。又杜牧《宣州开元寺》首句「松寺曾与一鹤栖」，上书注「疑其与妇人同宿」。黄辨之曰：「一鹤贴松寺，衬语也。支遁林好鹤，故诗中僧家多用鹤事，如「巢空鹤未还」、「野田青鹤翻」，皆与此诗同意。」他严厉批评：「鹤岂可比妇人，殊凿！」即使是名家评注，黄生也不苟同。如宋黄庭坚评刘禹锡《竹枝词》：「词意高妙……道风俗而不俚，追古俗而不愧。」黄生辨析曰：「余谓「妙」则有之，「高」则未也。其妙处正在「俚」，谓「道风俗而不俚」，亦非诸词当语。诚可为后来山歌《挂枝》、《打枣》先鞭，何足以追古昔？……不知山谷所评，何相反如此？」这一类评语，都具有真知灼见，对读者正确理解唐诗深有启示。

四、评诗方式灵活多样，评语精粹生动。入选的诗，一般都加旁批和总评。总评置于篇后，着眼全篇，旁批则置于某句或某字旁边，多着眼于提示用字、造句之妙。

唐诗句法、字法千变万化，奥妙无穷，黄生对此有深入研究。他从大量作品中，探寻唐诗用字造句的规律，总结出诸如一字多用、虚字省用、套装句、倒剔句、走马对、参差对等等用字造句格式六十多种，用以「对号」旁批于有关字句。旁批一般虽只有三五个字，但却是「点睛」之笔，一经提示，会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其意。例如钱起《归雁》「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句旁批：「套装句」。这就提示读者，下句并非回答上句，乃从属被套于上句，实际是问雁：「潇湘水碧沙明两岸苔，如此好地方，何事轻易离开？」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旁批：「交互对」。提示读者，上下句交互补充。实谓：昔闻洞庭水边有岳阳楼，今上岳阳楼观赏洞庭水。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

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后二句旁批：「倒叙」。提醒读者，此二句不能作顺叙看，乃是倒叙，实谓：「尽管大雪满弓刀，守边将士仍然轻骑追逐夜遁逃的单于。这就突出了将士英勇无畏，若顺看却似畏寒不出，意思恰恰相反了。这一类例子很多，详见本书附录《黄生析唐诗句法字法举要》。」

总评部分更是笔墨灵活，意趣满纸。兹撮录数则，以飨读者：

评孟浩然《过故人庄》：「全首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凡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迹俱化矣！」

评杜甫《野望》：「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云山兼五岭，风壤带三苗」后二句：「如画家写景，五岭，深远，故曰『兼』；三苗，平远，故曰『带』。兼、带本常用字，而用法与人不同，便觉有奇理奇趣。此属意匠经营之巧。」

评李益《喜见外甥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后二句：「初见而惊，惊其面善也；问其姓，姓果是，闻其称名，名益是，于是转忆其旧容，始知十年不见，今长大至此。事极纤细，情极逼真，难得十字道尽。」

评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近评诗者论此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云云，便可听，若云南京城外报恩寺云云，岂不令人喷饭？」此言亦甚有见，但其所以工拙处，尚未道破。客请语其故，予曰：无他，只「寒山」二字雅于「报恩」二字也。客欣然有省。」

评韦庄《建昌渡暝吟》：「夕照临官渡，乡情独浩然。鸟栖彭蠡树，月上建昌船。市散渔翁醉，楼深贾客眠。隔江何处笛，吹断绿杨烟」：「通首写景，单衬第二句一「独」字，便是一篇血脉。盖思乡之情，苦无人